

莎士比亞全集

梁實秋譯

第 八 集

脫愛勒斯與萊西達

考利歐雷諾斯

泰斯特•安莊尼克斯

遠東圖書公司印行

莎士比亞全集(共十二集)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譯者 梁實秋

發行人 浦家麟

印刷者 遠東圖書公司

發行所 黃帝圖書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6之1號十樓
電話：三八一二六三六·三二一八七四〇

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二〇號

郵政劃撥
台內著字第一九八七號
〇〇〇五六六九一一

定價 新台幣貳仟元(外埠酌加運滙費)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六月版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敬請寄回更換

C083-017405 建／雋

梁實秋譯莎士比亞全集總目

第一集

- ①暴風雨
- ②維洛那二紳士
- ③溫莎的風流婦人
- ④惡有惡報

- The Tempest
- The Two Gentlemen of Verona
- 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
- Measure for Measure

第二集

- ⑤錯中錯
- ⑥無事自擾
- ⑦空愛一場

- The Comedy of Errors
- Much Ado About Nothing
- Love's Labour's Lost

第三集

- ⑧仲夏夜夢
- ⑨威尼斯商人
- ⑩如願
- ⑪馴悍婦

- A Midsummer-Night's Dream
- The Merchant of Venice
- As You Like It
- The Taming of the Shrew

第四集

- ⑫皆大歡喜
- ⑬第十二夜
- ⑭冬天的故事

- 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 Twelfth-Night
- The Winter's Tale

第五集

- ⑮約翰王
- ⑯利查二世

- The Life and Death of King John
- The Life and Death of Richard the Second

- ⑰亨利四世(上)

- The First Part of King Henry the Fourth

- ⑱亨利四世(下)

- The Second Part of King Henry the Fourth

第六集

- ⑲亨利六世(上)

- The First Part of King Henry the Sixth

梁實秋譯莎士比亞全集總目

②亨利六世(中) The Second Part of King Henry the Sixth

②亨利六世(下) The Third Part of King Henry the Sixth

第七集

⑨亨利五世 The Life of King Henry the Fifth

㉙利查三世 The Life and Death of Richard the Third

㉙亨利八世 The Life of King Henry the Eighth

第八集

㉙脫愛勒斯與克萊西達 Troilus and Cressida

㉙考利歐雷諾斯 The Tragedy of Coriolanus

㉙泰特斯·安莊尼克斯 Titus Andronicus

第九集

㉙羅密歐與朱麗葉 Romeo and Juliet

㉙雅典的泰蒙 Timon of Athens

㉙朱利阿斯·西撒 The Life and Death of Julius Caesar

㉙馬克白 The Tragedy of Macbeth

第十集

㉙哈姆雷特 The Tragedy of Hamlet

㉙李爾王 King Lear

㉙奧塞羅 Othello

第十一集

㉙安東尼與克利歐佩特拉 Anthony and Cleopatra

㉙辛伯林 Cymbeline

㉙波里克利斯 Pericles

第十二集

㉙維諾斯與阿都尼斯 Venus and Adonis

㉙露克利斯 Lucrece

㉙十四行詩 The Sonnets

例　　言

一

譯文根據的是牛津本，W. J. Craig 編，牛津大學出版部印行。

二

原文大部分是「無韻詩」，小部分是散文，更小部分是「押韻的排偶體」。譯文一以白話散文為主，但原文中之押韻處以及插曲等則悉譯為韻語，以示區別。

三

原文常有版本困難之處，晦澀難解之處亦所在多有，譯者酌採一家之說，必要時加以註

譯。

原文多「雙關語」，以及各種典故，無法逐譯時則加註說明。

原文多猥亵，悉照譯，以存其真。

譯者力求保存原作之標點符號。

例　　言

四

原文多「雙關語」，以及各種典故，無法逐譯時則加註說明。

一

序

I 遺本

脫愛勒斯與克萊西達的版本問題相當複雜。

一六〇三二月七日書業公會的登記簿上有下面的一項記載..

Master Roberts. Entered for his copie in full Court holden this day
to print when he hath gotten sufficient authority for yt, The booke
of Troilus Cresseda, as yt is acted by my lord Chamberlens Men.

這一個四開本可能即是莎士比亞的這一劇本，但是好像是根本不曾印行，其所以要“

六辨士作此登記，顯然的是想藉此阻止其他同業印行此劇，即所謂“blocking entry”（阻止性的登記）。類此的舉動 Master Roberts 已經作過不止一次。

六年後，一六〇九年一月，登記簿又有項記載，准許出版家 Bonian 與 Walley 印行 *The History of Troylus and Cressida*，證明此劇乃莎氏劇團所會上演者。是年春，此劇開本出版，其標題頁如左：

THE Historie of Troylus and Cresseida. As it was acted by the Kings
Maiesties servants at the Globe. Written by William Shakespeare.
(Design) LONDON Imprinted by G. Eld for R. Bonian and H. Walley,
and are to be sold at the spred Eagle in Paules Church-yard, over
against the great North doore. 1609.

此劇開本印行後不久，在同一年內，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停止印行，將標題頁上半頁拆版重排，如左：

THE Famous Historie of Troylus and Cresseid. Excellently expressing
the beginning of their loues, with the conceited wooing of Pandarus
Prince of Licia. Written by William Shakespeare.

同時又添上一篇序文，標題爲 “A Never Writer, to an Ever Reader. News.” 內容平淡無奇，但強調此劇從來未曾上演過，與登記簿的記載及標題的說明全然矛盾。可能這是一種廣告術，未曾上演過的劇本可能更受讀者歡迎。不過此劇在舞臺上不是一齣受歡迎的戲也是事實，我們找不到當時有關此劇上演的記錄。這四開本也從未再版過。

在一六〇三年的第一版對折本裡，此劇原來計劃排在羅密歐與朱麗葉之後，但是不知爲了什麼，可能是版權上發生問題，排了三頁之後便停頓下來，終於排在史劇部分與悲劇部分之間的那個地方，即亨利八世之後，考利歐雷諾斯之前。並且加了一個「開場白」。前三頁是完全依照四開本，這三頁以外則全部依照似是經過校勘的一個四開本，因爲原四開本的一些誤植改正了，而且還有些新的改訂的字。有些詞句見於四開本而不見於對折本，亦有些見於對折本而不見於四開本，互有損益，不過總結起來對折本比四開本多出四十行。並且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多出來的四十行及開場白是出自莎士比亞的手筆。

所以此劇的兩個版本，顯然的是對折本優於四開本。

二 著作年代

此劇的著作年代未能確知。

序

就外證而論，可得而言者約有數端：（一）一六〇三年的同業公會的登記應該是一個最後的期限。（二）一五九八年的 Frances Meres 的 *Palladis Tamia* 列舉莎氏戲劇十二種未提到此劇，似可說明此劇之寫作是在一五九八之後。近人 Leslie Hotson 在 “Shakespeare's Sonnets Dated” 裡說此劇即是 Meres 所稱的那一齣令人迷惑的 “Loves Labours Wonne” 其論證尚嫌不足。（三）Chapman 譯荷馬，*Seven Books of the Iliads* 刊於一五九八年，莎氏此劇似不能早於此年。

從文筆作風考察亦可推斷此劇之著作年代。Fleay 於一八七四年首先提出一項意見，認定此劇是分三期寫作的，其中的戀愛故事約作於一五九四年，赫克特哀傑克斯故事作於一兩年後，優利賽斯阿奇利斯故事則屬於一六〇六——七年。以後他自己也屢次修正他的意見。Stokes 在一八七八年提出了他的兩分法，戀愛故事部分約成於一五九九年，營地故事部分約成於一六〇二年。後來許多批評家都接受這兩分法的觀點，例如 Raleigh 即強調此劇是分兩次寫成的，戀愛故事部分在羅密歐與朱麗葉之前即已着手寫作，然後停頓下來，至一六〇二年或以後再補修完成。Conrad (*Germanisch-Romanische Monatschrift*, I, 1909) 亦就詩律分析而支持此一觀點。但是也有反對此一觀點的，例如 Chambers (Wm. Sh., 1930) 和 Small (*The Stage-Quarrel between Ben Jonson and the So-called*

Poetasters, 1899)。

Miss Spurgeon (*Shakespeare's Imagery*, 1935) 認爲在 imagery 方面可以證明此劇與哈姆雷特頗有關聯，而哈姆雷特是作於一六〇一——一年。

一般論者相信此劇是作於一六〇二年，很可能以後有過一度或兩度的潤色。

II 故事來源

此劇故事是很古老的，而且在莎士比亞以前就有好多人寫過。但是我們難得確證來說明莎氏此劇直接取材之所自。

此劇有兩個故事穿插在一起，一個是脫愛勒斯與克萊西達之戀愛的故事，一個是希臘與脫愛之戰爭的故事。

關於前一故事，問題比較簡單，莎士比亞的主要來源可能即是巢塞 (Chaucer) 的偉大的詩篇 “*Troilus and Criseyde*”，不過在巢塞之前這故事尚有一段經過。故事可能是個古典的故事，其情節實在是中古作家的創造，因爲在荷馬的史詩裡我們只能看到此劇中的幾個人名，根本並沒有戀愛的敘述。這戀愛故事之最早寫作當推法國十二世紀的一位詩人 Benoit de Sainte-Maure 所寫的 “*Roman de Troie*”。這篇詩到了十三世紀被 Guido

delle Colonne 改寫成爲一篇拉丁散文。隨後由 Boccaccio 擴大描寫成爲一首長詩，繼 Boccaccio 而更加細膩人物描寫的便是巢塞。

在許多點上，莎士比亞戲裡的故事大綱是追隨巢塞的詩。但是莎氏對於幾個人物的態度和口吻，和巢塞大不相同。在莎氏筆下，巢塞詩中幾個人物（亦即荷馬詩中人物）的品格被大大的貶抑了。這種貶抑的趨向不自莎氏始。一五三二年版的巢塞詩集在卷末附有十五世紀蘇格蘭詩人 Robert Henryson 的一首詩 “The Testament of Cressid”，詩的內容是繼續描寫克萊西達以後的下場，說她在死前淪爲乞丐和麻瘋患者。十六世紀時大家一直認爲這首詩是巢塞作品之一部，且喜其申張了報應。莎士比亞讀過巢塞是有極大可能的，不過我們要記得，這一戀愛故事早已以各種形態流行於世，例如戲劇、小說、詩、歌謠之類，到了莎士比亞的時候已形成爲一家喻戶曉的傳統。一般觀衆，不必讀過巢塞或 Henryson，就已熟知這個故事的梗概。潘達勒斯成爲淫媒那一行業的代表，「人肉販子」，在十六世紀中葉之前就已經變成一個普通名詞 *pander*。在英語裡，“a woman of Cressid's kind”（克萊西達那類的女人）即是娼婦的別名。所以莎士比亞執筆寫此劇時，故事情節是已經固定了的，不容有太大的更動，他必須接受此一早已形成的傳統。

關於戰爭部分，我們首先要注意的是，荷馬的原文在十六世紀以前英國人是不大知曉

的。莎士比亞可能利用過的是：

(1) 李德蓋特 Lydgate 的 “Troy Book.” 李德蓋特 (1370?-1451?) 是個僧人，寫過許多詩，這部 “Troy Book” 是其最著名的幾部之一，詩凡五卷，用十音節聯句體 (couplets)，應亨利王子 (即後之亨利五世) 之請而寫，開始於一四一一年，完成於一四二〇年，刊行於一五一三年，寫的是有關脫愛的「偉大的故事」，根據的是 Guido di Colonna 之拉丁文的歷史 “Historia Trajana”，這部詩首先傳進了伊尼阿斯的曾孫布魯特斯在英格蘭殖民的傳說。在第三卷裡講到脫愛勒斯與克萊西達的戀愛故事，而且對於巢塞表示了崇敬。莎士比亞使用的可能是一五五五年的再版本。

(11) 卡克斯頓 Caxton 的 “Recuyell of the Histories of Troye”。卡克斯頓 (1422?-91) 是英國的第一個印刷家，他的這一篇散文故事是譯自 Raoul le Fevre 的一部法文傳奇 “Le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 Troyes”，翻譯始自一四六九年，完成於一四七一年，於學習印刷術後即將此書付印，時約一四七五年左右。以後再版數次，一五六年的修訂版可能是莎士比亞所使用的。

卡克斯頓的故事比李德蓋特詩流行較廣，莎士比亞取材的來源主要的是卡克斯頓，但是在人物描寫方面莎士比亞也顯然受了李德蓋特的影響。

(III) 查普曼 (Chapman) 譯的荷馬。查普曼 (1559?-1634?) 在一五九八年發表了他譯的伊利阿德，“Seven Bookees of the Iliades” (i, ii, vii-xi) 與 “Achilles Shield” (xviii) 共八卷，用的是十四音節押韻體，全部的伊利阿德是發表於一六一一年。莎士比亞很可能讀過一五九八年刊的翻譯。例如，有關澤賽替斯之描寫，雖然簡短，見於查普曼而不見於李德蓋特與卡克斯頓。當然，也有可能莎士比亞讀過拉丁文的荷馬，甚而至於希臘文的原本。

四 幾點批評

讀過這部作品的人一定要問，這戲的主題是什麼，作者的用意安在？作者沒有義務回答這個問題，但是讀者有權利提出這個問題。也可以說，作品本身已經包含了這問題的答案，讀者須要自己去在作品裡蒐尋它。這答案不易蒐尋，像謎一樣的不易捉摸，所以這戲也就成爲莎士比亞作品中最受批評討論而又最難理解的幾部之一。

有人說它是喜劇，因爲結果脫愛勒斯和克萊西達都沒有死；有人說它是悲劇，因爲「第一對折本」把它編在悲劇部分裡；有人說它是歷史劇，因爲它的人物和故事背景都是歷史的；有人說它是諷刺劇，因爲史詩上的光榮的事蹟被寫成瑣屑的無聊的糾紛，崇高的愛情被

寫成爲肉慾的荒唐，諷刺了荷馬，諷刺了英雄美人，諷刺了戰爭。其實這些說法，全無交涉。這部作品，明明的放在那裡，說它是屬於哪一類型，無關宏旨，尤其是莎士比亞的寫作根本上是在「浪漫的戲劇」傳統的精神籠罩之下，對於「類型」(genre)並無尊重之意。

嚴格的講，此劇在結構上是並不完美的，因爲愛情與戰爭兩大主題幾乎佔有同樣重的分量，反而失去重心。作者原意想來是以愛情故事爲主，但是戰爭的背景是太偉大了，太爲大家所熟悉了，太富誘惑性了，以至於「下筆不能自休」，幾乎演成了喧賓奪主的現象。此劇在舞臺上不是頂成功的，也許這也是原因之一。施萊格爾 (A. W. Schlegel) 說：「脫愛勒斯與克萊西達乃是莎士比亞的唯一的未經上演即行付印的一部戲。他這一回好像是不顧舞臺效果如何，硬是要滿足他的特殊的想像以及某種方式之人物描寫的要求。」是的，我們在這戲裡所宜欣賞的不是故事的發展，而是人物描寫之刻劃入微。

因爲佈局失掉重心，所以此劇結尾特別乏力。Snider ("System of Shakespeare's Dramas," 1877) 批評得好：「此劇之結尾好像是一艘在波浪裡被撞碎了的漂亮的船；逐漸的碎裂，除了在怒海上漂浮着的碎片之外，什麼也看不見了。此劇實實在在的是觸了礁。」須知脫愛圍城的故事，家喻戶曉，這一對不幸的愛人的故事，也是家喻戶曉；戰事拖延十載，一直成爲不了之局，愛情故事突然生變，結果也是不了之局。莎士比亞不能改動大家習

慣接受的情節，所以結尾只得如此草草了事。

Coleridge, Schlegel, Ulrici, Knight 一派認為此劇乃是對於荷馬之譏嘲的批判。誠如澤賽替斯所說，紛爭的主題只是「戰爭與淫慾」。荷馬所描寫的英雄事蹟，變成了愚蠢荒謬的行逕。不過我們知道，莎士比亞取材來源不是荷馬史詩，而是後人的轉述。批判荷馬之說似嫌過重。荷馬的作品是將現實加以理想化，以成其史詩之偉大；莎士比亞是求深入，以探討人性之深邃。時代不同，觀點自異。T. Spencer 在他的 “Shakespeare and the Nature of Man” P. 121 裡說：「此劇以新的方式描寫了人應如何如何與人實際如何如何之分別。人應該是有秩序的宇宙之有秩序的狀態中的一部份；他應該按照理性而行動，不是按照熱情來行動。」理想與事實的對立，也可以就說是諷刺，不過諷刺的不是荷馬，不是古代浪漫故事，諷刺的是人生。

脫愛勒斯和羅密歐不同，羅密歐是典型的浪漫情人，他的抒情的談吐把他的愛人比擬成爲天仙一般，脫愛勒斯則比較的着重在色情一方面。克萊西達更是莎士比亞筆下的女性中之最卑鄙者。莎士比亞在這戲裡表達了一種陰黯而悲觀的氣氛。